

巩固五桂山根据地的两次战斗^①

讲述者

欧初（1921— ），原籍中山左步村，出生于广州，就读于广州市广雅中学。1938年参加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山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中区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解放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第一支队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建国后历任广东省政府秘书长、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常务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广东省委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著有《五桂山房诗文集》《欧初书画集》《欧初自用印及藏印集》等书；晚年创建“欧初文化教育基金会”，致力于慈善助学事业。



欧初

远袭浮墟^② 捣毁鸡巢空霸地

1942年5月的一天夜晚，谢立全、王鏊和我带着70多人的精干队伍，趁夜色掩护，北出五桂山。行军到沙溪附近，掩蔽休息一天。杨子江带领20多名战士汇入我们的队伍。当晚，我们再出发，天亮前赶到我熟悉的牛角围，同原地坚持的谭桂明、杨日韶率领的部队会合，准备攻打浮墟。

我们两个主力中队离开九区、开赴五桂山之后，日寇从佛山、江门、番禺等地调集了4000多兵力，在三、九区密集“扫荡”，企图消灭当地的

^① 摘自欧初：《少年心事要天知》，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② 又名阜墟，在今阜沙镇浮虚山附近一带。

抗日武装，同时逼迫“民利公司”投降，进而完全占领这个重要的粮食产地，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罪恶阴谋。一见敌人的大兵压境，“民利公司”的大部分头目早已经将“为民谋利”的幌子抛开，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有的逃到鹤山沙坪一带，只有我党领导的梁伯雄大队和少数其他部队留下，坚持反“扫荡”的游击战，激战数日之后，最终因为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被迫撤出阵地。李塋鸡^①见有机可乘，便派出一个营，霸占了浮墟，为虎作伥，欺压乡民。九区的抗日形势一时陷入低谷。

这时，中山抗日游击大队领导决定，集中中山的主力抗日武装，趁敌人立足未稳，将之坚决消灭，重振中山九区的抗日运动。

在牛角刚住下，谢立全顾不得休息，立刻找人了解浮墟的情况，还亲自侦察敌据点周围的环境，接着又召集我们几个，讨论制订了详细的夜袭方案。

深夜时分，月色清朗。参战各部队按计划进入浮墟外围，即兵分三路：王鏐率领第二主力中队，负责封锁敌人的炮楼，钳制敌人的火力；谭桂明、杨日韶带领火力队，负责占领堤岸，掩护我和彭福胜率领的突击队渡过河涌，插入浮墟。谢立全也随突击队行动。

我们悄悄地移动到一座木桥头。对面就是敌人的据点了。借着月色，可以清楚看见敌人的哨位。等到敌人的哨兵转过身去，突击队就飞速越过木桥。不料我们刚刚登上对岸，敌人的哨兵就听到了动静，随即慌慌张张大喊：“口令！”这家伙话音未落，就被我们一轮子弹打死了。几乎与此同时，敌人碉堡和其他火力点的枪声也响起。子弹如雨，落在我们身边。我们迅速向敌营的中心冲去。杨日韶、谭桂明带着火力队也跟了过来，继续掩护我们进攻。

王鏐率领的第二主力中队打得很出色。敌人设在河堤上的炮楼侧面有个火力点，正好封锁我们的突击路线。王鏐组织火力，压制住敌人，保障了突击队的侧翼安全。我们突击队的指战员勇猛向前，逼近敌人。这时，受到我第一轮痛击的敌人喘过气来，拼命顽抗。突击队步步进逼，终于在

^① 李辅群，绰号李塋鸡，番禺市桥人。日军侵华期间投靠日军当汉奸，任伪军第二十四师副师长。新中国成立后被镇压。

黎明时攻入敌营的腹地，歼灭了伪军一个连，还有伪警中队的一部，缴获长短枪 40 余支，然后撤出战斗。

这时，残余的敌人集中火力射向第二主力中队，企图切断我军退路。我们马上分出部分兵力，由杨日韶带领前往增援。突击队刚刚撤过河涌，就接到报告：王鏐不幸中弹，已经壮烈牺牲。我们极为悲愤，便立即带了几挺机枪，跑步冲上第二主力中队的前沿阵地，只见杨日韶已带着部队冲进敌人的鹿砦里，被敌人炮楼上的机枪压制着，撤不出来。杨日韶已经身负重伤仍把着机枪在射击。见此严重情形，我们便迅速集中几挺机枪，同时射击，封锁住敌炮楼的射孔，将部队全部撤了下来。

部队一回到牛角沙，我们便派交通员梁财宽用小艇送杨日韶到小榄抢救。但他因失血过多，还没到达小榄就停止了呼吸。梁财宽回来说，日韶临终前还反复询问浮墟战斗的结果。众人听了都十分感动。

夜袭浮墟一役，游击队损失了两名优秀的指挥员和几名英勇的战士，令我们十分哀痛。但这一仗的政治影响非常大，震撼了整个珠江三角洲，日、伪的嚣张气焰一下被打下去了。李塋鸡受挫的第二天，就慌忙将他的残兵败将撤走，建立巢穴的图谋随之成为泡影。国民党“挺三”的头子袁带、屈仁则等马上提高了抗日的调子，表示愿同我军合作抗日。民众的抗日热情更是受到极大的鼓舞，九区的抗日烈火重新燃旺。

夜袭浮墟的胜利，也使我们更明确地认识到，选择作战方向还应从政治影响着眼。回到五桂山根据地以后，五桂山抗日游击大队正式建制，干部也作了调整补充。因杨日韶、王鏐已牺牲，上级将肖强调来。此前，原打入国民党顺德县党部任秘书的李进阶因身份暴露，已经调来五桂山，而卫国尧已调往番禺。当时的游击大队由谭桂明任党代表，我任大队长，肖强任副大队长，李进阶任政训室主任。谢立全代表指挥部驻中山任军事指挥。经过一段时间休整，部队的情绪十分高昂。我们决定下一仗袭击五区的三乡。

夜攻敌垒 剪除鸭翼怎飞天

三乡南通前山、澳门，西接斗门，北连石岐，同时又扼守五桂山区的南向门户，是岐关公路西线上的重镇。伪军在三乡驻了一个联防大队。大

队长叫郑东镇，自称一身武艺，飞檐走壁如履平地，由此得了个花名叫“飞天鸭”。这家伙认贼作父，凭借日寇的势力在三乡包烟开赌，囤积居奇，霸耕欺民，臭名远扬。他在公路上随意设立关卡，向行人、车辆勒索进出口货物税。过往商旅敢怒不敢言。三乡本地的群众更是恨透了“飞天鸭”，日夕盼望我们部队为民除害。浮墟一战之后，我军的战斗故事到处流传，“山坑部队”成了日、伪的克星。有些群众碰到熟悉的伪军士兵，就吓唬他们：“‘山坑部队’的人随时会来攻打，你最好少跟‘飞天鸭’做坏事。”

1943年春夏之交，我们觉得袭击三乡的时机成熟了。但是谢立全不放心，要亲自化装进三乡侦察，彻底摸清情况。我们几个都认为他不会讲本地话，万一被敌人发现就太危险了。但谢立全执意要去。他说：“我不亲眼看清楚就不放心。何况这又不是第一次。”我们没有办法说服他，只好指定可靠的同志陪他去。他们离开后，我们一直不放心，直到黄昏见到他顺利回来，心上的石头才落地。他微笑着对我们说：“今天收获很大，不但看清了地形，还同‘飞天鸭’打了个照面。”我们几个听到，一下都围住他，要他讲详细情形。

原来他们中午到一家茶楼休息，正好“飞天鸭”也在那里。他旁边站着几个杀气腾腾的卫兵，自己坐在当中，不可一世，似乎他臀下那把土皇帝的交椅稳如泰山，却不知道自己的末日马上就到了！

这家伙倚仗自己有些门道，行事有恃无恐。他的手下有一个伪联防中队、一个伪警察中队，还有一个密侦队。他的部队将驻地周围的出入口全部装上闸门，天一黑就拉闸。“飞天鸭”自己住在一栋洋楼内的地下室，据说还有地道，专供逃跑用。洋房隔壁就是一座炮楼，周围岗哨林立。要攻打他确实不容易。

指挥部根据了解到的情况，作出有针对性的部署。这天下午，召集部队作战斗动员，讲清这一仗对发展平原地区的意义。听到攻打三乡的消息，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保证打一个漂亮仗。大家说，哪怕郑东镇真的会飞，这次我们也要剪断他的鸭翼！

黄昏后，谢立全、谭桂明和我率领部队，一路急行军赶到三乡外围，然后分出一部分兵力，负责警戒、阻击可能从前山方面开来的日寇，其余

人员兵分三路：一路攻伪警察中队，一路攻伪联防中队和密侦队，另一路直捣“飞天鸭”的巢穴。

下弦月还没有出来，天黑得面对面都看不见人。短枪组借夜幕掩护，不动声色摸到一个闸门前，蹲在墙角。这就是既定的突击点。敌人的哨兵慢吞吞地巡来巡去，终于来到短枪组隐蔽的墙角。短枪组员黄富仔一跃而起。敌哨兵正要开口问口令，嘴巴就被烂布塞住，枪也被缴了，只好乖乖投降。突击组成员马上行动，举起斧头，两下就劈开了闸门。突击部队飞速通过，冲向敌人的营房。

营房里的敌人开始开枪。而我们火力队的机枪早就在选定的位置架好，一看见敌人的枪喷出火光，就判断出敌人火力点的位置，刹那间数挺轻重机枪同时开火，打得敌人鬼哭狼嚎，逃命不迭。勉强顽抗的，打出来的子弹也多半飞上天。不过十来分钟，伪联防中队和伪警察中队就全部被歼。

这时另一路主攻部队已经攻到郑东镇住宅旁的炮楼下。狡猾的敌人集中火力封锁铁门。我们试了几次都冲不过去。我们手上不仅没有炮，就连炸药都没有一包，一时想不出办法。战士们就提出，让他们冒死冲过去劈开铁门。这时谢立全上来了。他马上重新部署，命令全部机枪瞄准敌炮楼的射击孔，同时安排几个突击队员备好斧头。然后他一声令下，数挺机枪同时吐出桔红色的火舌，敌人的火力一下被盖住了。几个突击队员手持利斧冲上铁门前。只听“嚓嚓”几声巨响，铁门被劈开了！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此被我军击破，伪军们只好举手交枪，排着队被押出去。

我们带着短枪组冲入郑东镇的住宅，俘虏了20来人，但是不见“飞天鸭”本人。难道这家伙真是飞天而去？突然间，我看见有个家伙正想从地下室的入口钻入地道逃跑。我喝令他投降。他无可奈何地举起双手。看到他10个手指都戴满了金戒指，我知道来头不小。这时谢立全走了进来，一见这情景就笑着对我说：“不错，这个就是郑东镇！”

这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顽固分子知道自己恶贯满盈，只好一言不发。一个战士指着“飞天鸭”说：“喂！你不是会飞天吗？今天怎么遁地走？难怪逃不掉了！”大家听了，一齐开怀大笑起来。这时离战斗开始才不过个把小时。我们迅速打扫了战场，将郑东镇的家人教育警告了一番，然后

押着“飞天鸭”，带着许多战利品，高唱凯歌踏上归途。

这一仗打得真是痛快淋漓！伪军 100 多人全部被歼，1 挺机枪、120 多支长短枪连同大批物资被我军缴获。敌人安插来对付我们的这个据点，反倒被我军迅速拔掉，还为我军补充了大批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

拂晓时分，部队经过平湖、大布等地进入五桂山根据地。在曙光中，田里的水稻正在抽穗扬花，路旁的果树缀满小果，根据地的人民正在迎接一个丰收年。这时候，战士们都情不自禁地哼起《游击队歌》：

……

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

三乡战斗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五桂山根据地的处境。邻近我军根据地的一、四、五、六区的平原地带成为我军的游击区。大部分伪军被歼灭或被赶跑，伪政权被消灭，骄横的日本鬼子也只得龟缩在石岐、横门、唐家湾、前山等少数几个据点。而我们的五桂山游击大队已经发展到 450 多人，武器装备也大大改善。由我党领导的二区的杨子江、黄石生，九区的梁伯雄，还有直属指挥部的八区陈中坚大队等队伍也得到较大发展。

为了巩固胜利，发展大好形势，我们派出了大批工作队和人员，分散在山区、平原各地发动群众，陆续建立青年、妇女组织，同时举办各种训练班，培养班排的军事干部、妇女干部和群众工作干部，从多方面为壮大部队、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打基础。我们还派出许多干部到平原地区的学校任教。光是滨海区，我们派出的工作人员就有 90 多人。五桂山抗日民主根据地已经度过了初创的艰难，变得稳固而又生机勃勃。

【延伸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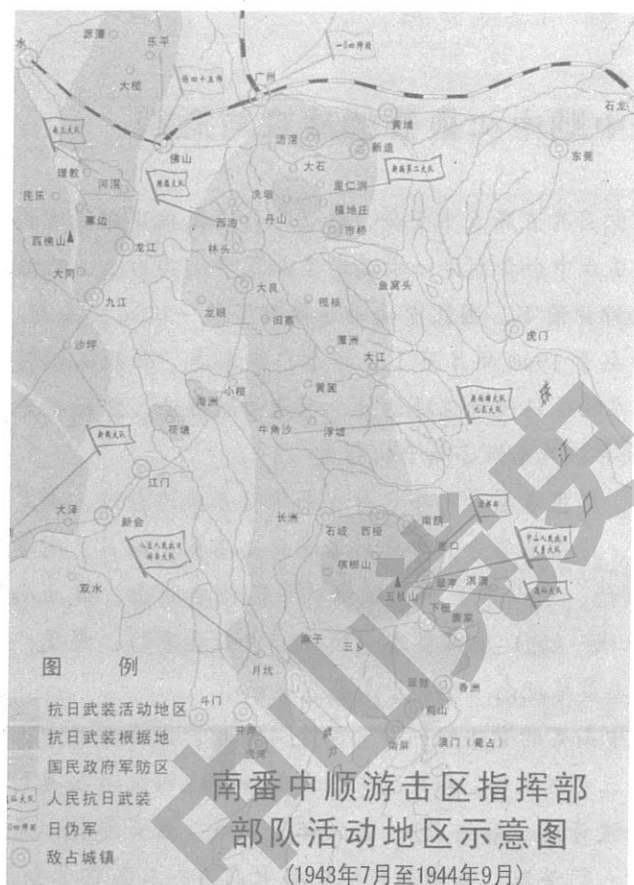
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的成立与撤销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之后，五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鉴于时局逆转，中共中央于1940年4月1日指示广东省委“必须认识时局的严重性，纠正对广东特殊环境的乐观估计，迅速争取办法，以保存党的力量”，“编小各级领导机关至短小精干的程度”。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广东省委于同年6月在南雄召开执委会议，决定将党组织管辖范围划小，广东省委分为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同月，省委决定将南海、番禺、顺德、中山等县的党组织从中区特委划出，建立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中心县委（简称“中心县委”），隶属广东省委，书记罗范群，委员陈翔南（中共中山县委书记）。

中心县委成立后，中山县的党组织划分为两个片活动，成立中共中山本部县委和中共中山县三九区区委。6月，中山本部县委在四区贝头里村成立，书记兼组织部长梁奇达（后关山）、宣传部长黄峰、妇女委员郑迪伟，驻港澳工作组负责人阮洪川。本部县委辖中共中山县一二区委员会，三区工作委员会，四六区工作委员会，五区委员会，八区委员会。初期设在翠亨村，后来转移到大布乡。7月，三区和九区区党委合并，在九区孖沙村成立中共中山县三九区委员会。在中心县委领导下，中山本部县委和三九区区委不断壮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对群众的抗日宣传，坚持不懈开展敌后斗争。

1943年1月，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与东江军政委员会在香港新界沙头角区乌蛟腾村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同年3月，省临委鉴于日、伪对南番中顺游击区“扫荡”与“清剿”日益加强和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愈加残酷，游击区斗争面临日益艰苦的局面，决定一切工作部署从长期打算，组织力求掩蔽精干，并重新调整地方党领导机构，撤销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成立中共南番中顺临时工作委员会。成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
部队活动地区示意图
(1943年7月至1944年9月)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
部队活动地区示意图

立后的南番中顺临工委根据省临委关于组织形式与领导方式实行新的、完全采用单线形式，县设特派员，个别联系，禁止任何横的关系，与部队关系严格分开的指示，各县地方党组织改为特派员制，采取单线联系，不发生横的关系。中山本部特派员司徒毅生，三九区特派员罗光连，中山八区仍保留区委，书记唐健（后曾谷），至同年9月改设特派员制，特派员肖志刚。在中山本部，靠近五

桂山区各乡的党员转归中山抗日游击大队领导。平原地区的党员中，四、六区的由方仁牧负责联系；五区的由肖伟华负责联系；郑康明负责联系五区上游的党员。一、二区的由郑鼎诺、黄峰负责联系。

实行部队与地方党组织分开的原则后，南番中顺临工委在敌后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组织群众支援部队，在发动青年参军等方面给部队以有力支持。

〔整理自《中国共产党中山地方史》（第一卷），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